

# 我不是个恶老师

1

粉笔头捏在手里，方言暗暗瞄准那个在课桌间自由穿梭的身影，忍无可忍要给他点厉害瞧瞧。

隔着大半间教室，粉笔头快捏碎了还是没能弹出去。

眼力劲有偏差，方言怕失手伤了无辜，加上最近教务处严查监控，杜绝老师用粉笔头当武器。

方言重重咳了两声，讲台下的同学们立即端正了坐姿，两手背在身后，认真看着黑板。

唯独刘梓龙，这个从没把老师放在眼里的调皮魔王，站在二排与三排的过道中央，揪住一女同学的头发，抻得女孩护着头皮直喊痛。

急中生智的方言拿起粉笔头准确无误地打中刘梓龙的手臂，他松了手又抓起旁边矮个子男生的书本往后跑。

女孩憋着委屈撞上方言的目光，瞬间哭出声来；矮个男孩站起来看看方言又转向教室后方的刘梓龙，投来求助的怯懦。

真的要想个办法对付这种自己不读书还影响周围同学的捣蛋鬼。

方言安慰完小女生，示意同学们继续朗诵课文，再走到刘梓龙座位边，让他把同学的书本交出来。

刘梓龙不情愿地挪动下屁股，摸出书本、抓起封面「呼啦」甩到前面过道，封面和内页撕拉分离开，小男生弯腰捡起，噘着嘴巴很郁闷。

方言敲了下课桌，「刘同学，你跟我出来一趟！」

刘梓龙没有半点犯错的悔意，高昂着圆乎乎的脑袋悠哉地跟在方言身后。

同班别科老师也吐槽过，刘梓龙目中无人，无视班级规章，学习成绩垫底，班里的同学都被他欺负遍了。

经常有家长来质问老师为什么自己的孩子总被欺负，为了不引发家长之间的矛盾升级，方言除了道歉把责任揽下别无他法。

老师们说到最后总会自我安慰：幸好只有他一个，如果班上多个三两个，不被气死才怪。

掩住教室门，方言用很严肃的语气来震慑他：「刘梓龙！你消停点，再敢在我的课堂放肆，我就带你去教导主任那领赏！自己学习差就算了，还影响其他同学！」

刘梓龙原地摇头晃脑，方言接着说：「你就不怕学校把你开除！」

刘梓龙脸庞侧向一边，嘴角下拉，很自然地做出一个鄙夷的动作，然后歪着头满不在乎：

「教导主任不敢凶我，你更不敢开除我，我爸说了，我们不交学费，你们连工资都发不起。」

不敢相信小学二年级的学生能说出如此有深意的话，方言压制住心里的怒火，接着问他：「你爸妈还教了你哪些大道理？」

「我妈说了，谁敢动我一根手指头就要加倍打回去，打不过的他们会替我报仇。」

方言词穷，居然还有这样的家教，今天要好好挫下他的锐气，是该罚他抄写课文？还是打扫教室卫生？

没等方言定下惩罚措施，刘梓龙自顾拉开教室门往里走，方言试图抓住他的手臂，一边喊：「哎，你给我站住！」

刘梓龙泥鳅一般撞进教室蹿上讲台，冲方言扮了个鬼脸，把放在讲台上的作业本一泄满地，粉笔倒在地上踩成断截。

挑战忍耐极限是吧，方言把衣袖撸到胳膊上，甩掉高跟鞋，暗思今天非教训这小子不可！

2

捉迷藏般在教室里兜转了两个来回，课堂纪律乱了套，同学们加入观战行列。

方言举起扫把想把刘梓龙拦截了，故意摔打在讲台角边。刘梓龙认识到长扫把的威力，两手护着头，老实坐回自己座位。

方言穿好鞋，把扫把靠角落放好，一抬头后门窗户边有个人使劲在招手。

「方言，完了完了，你快帮我出个主意！」同宿舍的老师汤小米，一脸绯红焦急不安。

两人年龄相当，来学校时间都不长，同住一间教师宿舍，无话不谈。

如果没有记错，汤小米现在应该在隔壁的二年（2）班教数学，离下课还有十来分钟，她偷溜过来也不知道遇上什么事了。

「我班那个哭泣包已经哭了半小时，怎么哄都停不下来，怎么办？」汤小米跺着脚，两手握着拳头急得团团转。

「谁惹的嘛，你帮他骂回去不就得了。」方言也不喜欢爱哭的孩子，泪腺太发达不见得是什么好事。

「是我打的！不……我那不叫打，试卷从头到尾一个字都不写，真没见过这么木讷的孩子，手把手教还是无动于衷，我着急啊在他屁股上扇了两下。」

汤小米说着在方言身上拍了下，「就这样的力度，连灰尘都没扇掉，他哭得真伤心，我好话说尽哄他，还在哭。」

方言摊开两手，「我没带糖，我又不会变魔术，找我也没办法吖。」

说着，方言抱着好奇心往隔壁教室走去，朝窗口扫了一圈，发现了那个爱哭鬼，头半低着，肩膀一耸一耸地抽泣。

「哎，没事，我就不信他能哭到午休，小孩都会看眼色，你越纵容他越蛮横无理；你索性不搭理他，哭戏自愈。」

方言劝汤小米把心放宽该干啥干啥，回到了自己教室。

刘梓龙已经趴在桌上睡起大觉，脸歪着涎出口水，方言的手刚够着他的衣服后领想把他提拎着弄醒，看看手表时间放开了，拿出纸巾帮他擦拭嘴角。

下课铃响起，被抓头发的小女生踱过来，稚气未脱跟方言说：「老师，我不当小组长了，刘梓龙每次作业没完成还欺负我，我害怕。」

方言取出小梳子，帮她把头发捋顺，扎上皮筋夹子，附在女孩的耳朵边轻言细语，「小西最乖了，有老师呢，我警告过他，以后不敢再欺负你。」

小女生欢蹦着出了教室，方言看到旁边的小男生拿着书本封面笨拙地用胶布固定，揽过来帮他粘得很整齐。

小男生还磨蹭着不走，方言问：「有什么想跟老师说的吗？」

孩子眨巴着长睫毛的大眼睛，揉一下鼻子，「老师，能不能把刘梓龙调到别的班，我不喜欢他，我的书本坏了，回去妈妈会说我。」

「没事，老师会跟妈妈讲这不是你的错，而且老师已经帮你修复好了，看不出破绽呢。」方言拍拍他的背，孩子感激地点点头。

方言从食堂回到宿舍并没有看到汤小米。

汤小米什么事都力求谨慎完美，肯定又在监管孩子吃饭，然后陪着午休，检查作业.....鸡毛蒜皮琐碎一堆。

刚定了闹钟还没躺五分钟，微信一连涌进几条信息，刷开是教务处的开会通知，要求所有老师去会议室集合，有要事宣布。

方言不敢耽搁，揉揉太阳穴往教务室走去。

3

「大中午困乏得很，就不能体谅下咱们，有什么事微信群里不能说呀。」

「小米，我靠下你的肩膀眯会儿，等人齐了提醒我。」

方言挨着汤小米发了几句牢骚，汤小米认真地在本子上写着什么，方言好奇凑近看，本子上写写划划，反复就是那几个字：

我没做好，我检讨！

「你干嘛检讨！还有比你认真的老师吗？」方言睡意全无。

汤小米说：「那孩子一直哭，中午也不肯吃饭，天热怕他哭得虚脱，万一出点岔子，我怎么交待。」

「你傻呀，明明是小事，被你这么一整变大事了，你看吧等下主任又要借机发挥，指定吃不完兜着走。」

果然，教务主任开口就批评了汤小米惩罚学生的错误行为，这个月奖金泡汤。

然后铿锵有力地讲了个把小时，什么孩子是未来是花朵，我们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、耐心教导。全社会都在重视儿童的教育问题，杜绝暴力施教，大家引以为戒！

轻拍两下就定义暴力施教？方言不服气。

主任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让他去做两天班主任，按他这种和颜悦色的教法，学生不上房揭瓦，就是他自己被逼跳楼。

哪个老师吃撑了、良心坏到暴力施教，这年头当老师面对学校 and 家长的夹击，真的要忍气吞声有颗强大的内心。

主任继续宣扬他的大道理，对于这类千篇一律的废话，方言左耳进右耳出。

汤小米很难过，整个会议期间都保持着同一姿势，仿佛真做了天大的错事，身体绷得紧紧的，头低着看本子，眉头不展。

学校配有心理疏导中心，开会前小哭包被带了过来。

会议结束后，方言拉着汤小米从那经过，孩子收了眼泪，坐在一堆玩具中央，旁边的导师笑得一脸灿烂使劲夸赞，「你真聪明、你好棒！」

汤小米拍拍胸膛长吁一口气，「小祖宗总算不哭了，我中午急得吃不下，这会肚子咕咕饿了。」

「先吃点泡面撑撑吧，下回你别这么实诚了，搞不定的事我来帮你处理，还能让七八岁的孩子牵着鼻子走哦！」

汤小米很是洒脱，「算了没事就好，事情解决了挨顿批也舒坦多了。」

两人走上教师宿舍楼，另一个年长点的女老师凑过来。

「哎，你们俩要长点记性，现在的家长和老师针锋相对，看不惯的咱们索性不管，省点口舌、少死点脑细胞不好吗！」

「都是独生子女，你能动人家一根寒毛？我们尽力了，知识不能学到脑袋里那是他们自己的事，再说了我们总不能把他们个个培养成才嘛。」

方言不同意她的说法，立即反驳：

「照你这样放任学生自由，我们老师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干脆让家长买本书孩子待在家里，连学费都省了，我们好集体下岗。」

「小汤你看看，我一片好心，她跟我较劲！算了，算我嘴多瞎操心。」女老师愤愤不平走开了。

方言拉住汤小米，「你说是她讲得对还是我有理？对教育事业的信仰之心去哪了？什么睁一只眼闭一眼，这样的老师能教出好学生？简直误人一生！」



汤小米半掩着方言的嘴巴，「你别大声嚷嚷影响不好，尽量不要跟学生争执冲突，对了，你别拿扫把吓唬学生，监控随时会被调出来……」

方言打断汤小米，「那不好意思，我还真要反其道而行之，我班上那个刘梓龙他再不消停，我就真的要好好修理他。」

「找个时机得让他家长来学校一趟，孩子的教育问题光让老师努力是远远不够的。」

汤小米用过来人的经验劝诫她，「你听你，会有吃亏的时候！」

#### 4

第二天，学校发通知学费即将上调，提前交学费的不涨，让老师找家长做思想工作，收到学费的多少直接跟绩效奖金挂钩。

学校这行为涉嫌违规，小县城的私立学校，因新建了一栋教学楼，资金周转不开才出此对策。

耿直的方言没想到收到的第一笔大款来自刘梓龙的家长，三言两语后微信直接转了三年学费，校领导表扬方言开了个好头，夸奖她的用心和努力。

这种表扬方言是不屑的，何况她也没出什么力。

午休后的语文课，方言点名批评周考成绩垫底的几位同学，刘梓龙 18 分最后一名，罚抄试卷一遍。

方言从过道后面走到中间时，小班长举起了手，方言以为她有什么内容没弄懂，俯下身来，班长指着方言的衣服，「老师，你后面衣服上有墨水。」

白色 poll 裙有弹性，方言揪住后摆侧过头去，真的涂鸦般一大团墨渍，浸润的范围越来越大。

方言仔细回想刚才是觉得背后有点异常，根本没往这边想，不用怀疑，眼睛盯住刘梓龙，他正趴在桌上窃笑。

快步走过去，桌子上还残留着墨汁，方言拉开刘梓龙从他课桌里搜出了墨水瓶。

「你！给我站起！」

刘梓龙不动。

方言钳住他一只胳膊把他从凳子上拉起，一脚扫开凳子。

刘梓龙反身扭开方言的手，百米冲刺的速度过去一手抓住班长的脸挠起来，另一手抓起头发马尾，瞬间凌乱。

「我让你告状，敢告状。」

刘梓龙速度太快，以至于方言那句「你住手」还来不及说出口，就听到班长大声痛哭。

方言能感受那种疼痛，她大声呵斥，「刘梓龙！有种冲我来。」

班长细嫩的脸上几道抓破皮的血痕，方言是真的心疼，比抓在自己脸上还难过，手忙脚乱拿出芦荟胶抹在孩子的伤口上。

刘梓龙挑衅地高昂着头，不知悔改，这是让方言最怒火中烧的一次。

她抓住刘梓龙头顶那撮最长的头发，让他感受下疼痛的滋味，半拽着他大喊，「你给我站到教室后排面壁思过，马上喊你爸妈到学校来。」

刘梓龙软弱无骨似的靠墙，脸上毫无惧怕神色，并没有被方言的警告吓到。

方言双手前后绕住他的头按在白壁上，示意他站直，然后一只手推住他的胸口：

「你打好检讨草稿，等会儿你爸妈来了，让他们陪你一起去广播室，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给班长道歉！」

真是刷新了方言对捣蛋的定义，二年级的学生如此叛逆，报复心极强，放任下去，以后会变成什么人不敢想象。

方言掏出手机开机查看通讯录，往讲台方向走过去。

5

才走了四五步，身后一股莫大的冲力让方言趑趄着向前，重重跪倒在地板，背和膝盖同时传来钻心的疼。

毫无防备，是刘梓龙从背后偷袭猛踹了方言两脚。

边上的几个同学吓傻了，胆小的女生瑟瑟发抖，男同学去拉方言，「老师，我们扶你站起来。」

教室里乱成一锅粥，缓了两分钟的方言挣扎着站起，她真的忽略了刘梓龙一米四几的身高，一百二三十斤的实壮体格，而她自己一米五五，体重不过百。

方言打了两个电话，一个打给教务处，另一个打给刘梓龙的父母。

平时语言犀利，天不怕地不怕的她此刻带着哭腔，讲话极度不利索，「我！我.....你们的儿子刚才打了老师.....打了我，你们.....马上来学校处理！」

大半个教室的孩子都围拢过来，拿纸巾，递水杯，让方言感受到了莫大安慰。

她用了很大的劲儿才把快要滴出眼角的泪水忍了回去。

她示意孩子们回到座位，班长很懂事，让方言坐在她的凳子上，头发蓬乱眼眶通红，疼惜地对方言说，「老师对不起，都怪我。」

方言温和地抚抚她的头发，喉咙哽咽只能摇摇头。

最先赶来的是汤小米，教室隔得不远，有点动静听得到。她捧着装有创可贴和碘酒、棉签的药匣子，查看方言的受伤情况。

两个膝盖破了皮，至于背部也不好把衣服掀开来看。

「这大概是学校首例学生伤老师事件，方言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！

「前几天我经历的那事，你还没长记性，你看你这亏吃大了。哎，传出去被学生打了，颜面不好看。」汤小米蘸着棉签，替方言不值。

方言目光坚定，「这回我绝对不会轻易饶了他，学校家长不拿出对坏孩子的严肃态度，这事没完。」

「你想多了，他家才交了三年的学费，你让学校如何处置他？

「至于家长，跋扈张扬并非一天一月造就，从孩子的素质能看出家长的修养，估计.....不是什么善茬。」汤小米分析得头头是道。

教导主任背着双手走进来，瞧了下方言没说话，走近刘梓龙拍了下肩膀，「同学你人不大，脾气可不小哦，跟我出来一趟。」

方言的膝盖贴了创可贴，汤小米还在絮絮叨叨，「咱吃一堑长一智，以后遇上这事可不敢像今天这样了。」

「幸好他只是踹了你一脚，万一在你背后捅刀子，不是太冤了？当老师啊，任何事情三思而后行！」

6

别的老师来接班，方言和刘梓龙都被请进了教务中心，等待家长到场。

等待的间隙，方言在微信上不忘跟小班长的家长道歉，她只是说孩子和同学间有点小误会，误伤了脸，自己没能监督好，表示歉意。

半个多小时后，原本安静的走廊传来脚步、话语声，方言知道该来的人来了，背部隐隐作痛还是强忍着挺直腰板坐正。

人挤了进来，方言有那么一瞬间的诧异，这帮人都是刘梓龙的家长？

稍作辨认，倒也悟出了他们的身份，两个年轻看着派头很足的应该是爸妈，后头几个年老的大概是爷爷奶奶姥姥啥的，一行共五人。

众目睽睽之下，年轻女人张开双臂热烈地抱住了刘梓龙连亲两口，亲昵地说道，「我滴个崽呢是不是真的？你今天真的打了老师？」

那语气像是自己的孩子评选了优秀、得到了莫大的荣誉，掩饰不住的兴奋和愉悦。

「老师有没有伤到你？」随后女人盯着刘梓龙的脸左看右看，撩起额前的头发，手臂、小腿，像是在找着什么重要证据。

教导主任开了口，「家长您们好，刘梓龙同学不满老师点名批评，朝老师踹了两脚，导致方老师摔倒在地，受了轻伤。」

男人接话了，「我家小子从小就胆识过人，动手动脚惯了，在家经常打爷爷奶奶，跆拳道高手嘛。」

两个穿着体面的老人连忙纠正，「也不是真打，爱打闹的孩子机灵、脑袋聪明，咱孙子没什么坏心眼，对家里的保姆都好，王姨你说是吗？」

那个稍显拘谨的妇女马上点头，「是嘞，几岁的孩子能坏到哪去？肯定不是故意的，老师大人大量不要见怪啊。」

一席话听下来，只有保姆讲了句人话，方言无言以对，教导主任打破尴尬，「这事孩子错了要道歉，产生的医疗费用学校负责。」

刘梓龙躲到他爸身后，探出脑袋，「我就不道歉！你们开除我吧。」

男人玩世不恭走到方言跟前，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，「子债父偿，老师对不起哈，我儿子错了求你原谅！现在送你去医院检查，我出双倍医药费。」

没等方言做出表态，女人极度不耐烦地喊道：「请问老师，我们全家出动这诚心难道你们看不见？交学费怕是没人有我家积极吧。」

「事出必有因果，老师如果平时多表扬我儿子，怎么可能挨打！」

得知自己的儿子只考了 18 分，女人又说：「学习成绩好的不见得到社会上就混得好了，我们看得开，365 行嘛行行出状元。」

方言颤动着嘴唇郁愤难抒，指着他们，「刘梓龙！我班不欢迎你，谁愿意教谁教去！」

「学校是你开的吗？你算哪颗葱，我还不想要你教呢。」女人叉腰，「学费退了，我马上联系我姐我兄弟的孩子，统统退学费！办学校的又不是你一家。」

教导主任赶紧打圆场，「家长消消气，方老师年轻不懂人情世故，您们别太激动，多大点事呢，一切好商量。」

一分钟也待不下去，窒息无力的方言逃出会议室。

幸好走廊没人，眼泪止不住外流，她在心里骂自己真没出息，关键时刻拿不出威风 and 狠劲来。

冲进教室不解气，她把刘梓龙的书包丢到了门外。

教导主任吩咐助理泡上了茶，一副善解人意地讨好，一行人都心安理得坐了下来。

刘梓龙突然来了一句，「方老师经常打我，用粉笔头、用扫把，抓我头发用头撞墙可痛了，我不要听她的课，我很讨厌她。」

7

第二天是周末，刘梓龙家长先是在微信里语气极不和善拒绝道歉，还让方言别给孩子穿小鞋，见方言没有回应便打来电话，方言摁掉了。



半天后，一个陌生号码打来接通之后，刘梓龙爸爸高亢的声音响起，「我们都替孩子道过歉了，凡事留一线大家都好，否则...」

「我就等你的否则！」方言快速挂了电话。

心理疏导老师来找方言，表面上为她减排压力，实则是传达学校的意思。要求孩子道歉这个事就此打住。方言执着要讨回那声「对不起」的话，只能由学校出面来道歉。

如果说前面和刘梓龙一家的交涉令方言无法理解，那学校的做法无疑是火上浇油，学校不辩对错、讨好无赖家长，简直丧失了教育的底线。

——可耻。

方言说：「我不接受学校的道歉，如此顽劣的学生我无法教育，只要不在我班上，这事我也不追究了。」

「你要想想学校的立场，事情闹大了影响不好。」

影响不好？还不是担心人家提前交的学费要退回。

方言犀利干脆，「学校认为我错了，完全可以开除我，没必要整这出。」方言不再给导师面子，径直坐回办公桌前翻起了书本。

汤小米几次插话没插上，她想劝方言别再计较了，做老师的谁没碰上过不讲理的学生和家长呢，关键要学会调整心态。

导师又把汤小米叫出去。

「学校考虑到方老师的执拗，这个刘梓龙暂且先放你班上，注意方式方法，考虑问题要从学校角度出发。」

不等汤小米回答，导师就离开了。

汤小米比方言豁达许多，短暂的担忧过后她还反过来安慰方言：「别生气啦，捣蛋大王没在你班上了，愿你以后高枕无忧，天天开心哈。」

方言放下手里的笔，「你想下你自己的处境，他能对我动脚踢，难道不敢对你动手？」

「学校这事做得太过分，我不想教他，但是把他分到你班上，我也很无语！」

「我心里有数呢，自有妙招对付。」

「还妙招呢，学校欺负你老实，才把捣蛋的学生放你班上，跟我相处这么久了，也没学会一招半式的个性。」

「我们是老师，学生也不是敌人，多给点机会，或许会改变好的。」

.....

8

安然无事度过一周。

方言感觉特别轻松，不用跟同学家长道歉，更不用斗智斗勇，每天把自己弄得气鼓鼓。

少了倒数第一的刘梓龙，周考平均分高出同年级一大截。

就在方言暗自庆幸这个事件并不是完全的坏事，解除了最大的麻烦，以更热情的状态投入教学工作时，一条视频打乱了平静的生活。

汤小米一再提醒她要冷静勿冲动，然后拿出手机给她看。

图像不是很清晰，像是从视频画面截取。她认出了画面中的自己。

举起粉笔头砸人，光着脚板怒不可遏拿着长扫把追赶，揪着学生头发拽到墙壁……

配音恰到好处，尤其是碰头那撞击声不忍去听，而她明明是用一只手垫在他的脑袋背后，就算撞了头，中间还隔着有温度的手掌。

视频下已经有上百条留言：

「求被打学生的心理阴影？」

「遇到这样凶残的老师，想成才大概比登天还难！」

「心肠歹毒枉为人师，换了被打的是我儿子，我肯定要双倍打回来！」

「报警！把这种败类赶出教师队伍！」

「我们顶一波，让更多人看到这条视频！曝光垃圾学校！曝光坏老师！」

.....

方言只瞥了一眼，那些如刀锋般的流言已经扎进了心底。

汤小米抢夺了手机，安慰她，「学校会为你澄清事实的，没做过的事情我们不认，肯定是 P 的。」

「视频是真的，是他捣乱在先，我下手不重。」

周边的老师议论纷纷，看到方言故意躲开。在这个眼见都不一定是事实的年代，解释反倒是掩饰。

方言也不再辩解，回到宿舍顿觉脑袋晕沉，刚一躺在床上，天花板倾斜与地面三百六十度旋转，胃里一阵翻涌。

挣扎了一会，方言坐到桌前批改作业，心思无法集中，忍不住盯着手机屏幕。

那条视频已经蹿到了最热门位置，最顶端的留言上她看到了学校名字，还伴有一些「渣滓、败类、畜生不如」的字样。

眼不见心不烦，她把视频应用软件删除了。

下午方言正准备去上课，教导主任和两个心理辅导老师主动上门，客气的话都省了，直奔主题。

「影响力太坏，教育局来电要彻查此事，方老师你暂时停课，把事件过程理一下，全面配合调查。」

方言咬了下嘴唇，迎上主任责怪严肃的目光，问：「我想知道这视频哪来的？」

其中一个老师表露出你自己做的事还好意思问的不屑，「刘梓龙的家长上回听说你打了他们的孩子，闯到总务室查监控，趁我们没注意录下的！」

另一个老师说：「本来，你大事化小，他们也不会揪着不放。」

「方老师你要改下你的倔强脾气，老师是教育工作者，一切活动和行为以学生需求为原则，我们要做服务型老师。」

方言红了眼赌气，「照你这么说，老师就是服务员呗，学生都是上帝，他们要星星摘月亮我不能说不！那还制定什么校规，反正学生怎么做都对。」

教导主任指着方言，「你是逼我说难听的，这性格跟茅坑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，这样说你比较高兴吧。」

三个人板着脸离开，留方言在无人的走廊里凌乱。

推开窗户，看到操场上孩子们欢快地玩耍，一个小男生飞奔被绊倒了，方言紧张地探出头，见到大孩子过来扶起小朋友，方言才舒了口气。

彻底灰心，掏心掏肺无人认可还被整得一身狼狈。

网络喷子不就是要把她赶出教师队伍吗？学校不是要她给家长一个交代吗？那就成全他们，

洋洋洒洒写了封辞职信，方言笑着笑着就哭了。

她曾骄傲地以为立足三尺讲台，就能助力更多孩子成才，现在觉得太天真。

给学校打了个电话，「教育局来人了，通知我过来接受调查，辞职报告放在宿舍里，您可以对外宣称我已经被开除。」

不管对方什么反应，方言挂了电话，有种解脱的快感。

10

等了几天没等来学校的电话，汤小米中午来到租房处，把门敲得地动山摇。

方言比烂醉的人还颓废，整天瘫在床上，却睡不好一个觉。

「你快坐起来，好消息来了，那条视频你看了吗？」汤小米用吃奶的劲才把方言从床上拽起。

方言把眼罩戴上，「不看不看，爱咋咋地，反正老子不干了。」

「还说我软弱可欺，我看你一样没出息，这点打击撂挑子，要死不活装给谁看！」

汤小米把手机递到她眼前，「你不想看看班里所有家长对你的评价？」

方言不为所动，坐着闭目养神。

汤小米咳咳嗓子，念道：

「我是陈静妈妈，方老师对每篇日记作了详细批注，年轻有耐心，鼓励孩子多阅读，孩子这期成绩进步不少。」

「我是于浩爸爸，下雨天孩子的衣服湿透了，回来告诉我是方老师帮他吹干的。」

「我家丫头最喜欢方老师扎头发，还悄悄告诉我吃了方老师给的巧克力。」

「我家小子说方老师不上课的这几天，好想她。」

方言把眼罩扒下来，挡住侧面拿抽纸，汤小米凑到她面前，「方老师，你感动得想哭就哭，旁边又没有别人。」

「还有，很多孩子家长控诉刘梓龙，晒出了证据，一直以来是给你面子，才没去学校闹腾。」

「家长们集体申诉：只要学校还收刘梓龙这种货色，他们集体转校。」

「真相大白了，现在最慌的该是学校领导了，这乌龙事件闹得真丢脸面。」

方言把视频下面的评论看了一遍又一遍，突然想起，「咦，班上所有的家长都来评论了，他们怎么知道这视频？」

「这当然是我的功劳啦，我背着领导挨个孩子问家长的电话号码，可把我累得，不过，他们确实对你的评价很高。」

「小米，谢谢你。」

「傻瓜，咱俩的关系客气啥。」

学校打来电话让她继续任教，工资加一倍，方言谢绝了。

11

教育局勒令学校关闭整改，接到很多投诉电话，提前乱收费，教学水平堪忧等。

刘梓龙被当地学校列入了黑名单，这个集撒谎、厌学、暴力、欺凌多重劣性的孩子终于尝到了苦果。

另一个力量雄厚的学校向方言伸出了橄榄枝，赞同方言严格教学，有自己的原则，方言把失业的汤小米一同带上，顺利通过了面试。

重新走入校园，汤小米给方言竖起大拇指，「我要向你学习，作为老师给学生灌输的不仅是知识，更多的是影响。」

「共同进步，一起加油！」充满力量的击掌之后，两人并肩朝前走，闪耀着智慧的光芒。

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